歷史與空間

■文：王大慶

金秋品蟹雅興濃

金秋時季，天高雲淡；丹桂飄香，菊花怒放。正是螃蟹黃多油滿之時，故人們秋天多以吃螃蟹為盛事。 國人食蟹的歷史，最早又可追溯到西周時代。從《周禮》和晉代《字林》記載可知，我國已有兩千八百年的吃蟹歷史。

螃蟹是一種營養成分十分豐富的佳品，受到人們的青睞是情理之中。自古以來，食蟹成了一件大有講究的雅事。古代文人將食蟹、飲酒、賦詩作為人生的快樂。唐朝唐玄謙的《蟹》中寫道：「充滿煮熟堆琳琅，橙膏醬渫調堪嘗。一斗擘開紅玉滿，雙螯噦出瓊酥香。」極言河蟹之鮮美。喝酒、吃蟹、吟詩，似乎是不可分開的，被文人雅士視為高雅閒適的情趣，成為金秋的風流韻事。

到了明代，吃蟹進一步考究起來，不但吟詩作對，而且製作出精巧的食蟹工具，以盡吃蟹之妙。據明代美食指南《考吃》記載，明代初創的食蟹工具有小方桌、腰圓錘、長柄斧、長柄叉、圓頭剪、鑷子、釬子、小匙，分別有墊、敲、劈、叉、剪、夾、剔、盛等多種功能，稱為「蟹八件」。這些食蟹工具一般用白銀做成，其工藝極為精巧。吃蟹人把蟹放在小方桌上，用圓頭剪刀逐一剪下二隻大螯和八隻蟹腳，將腰圓錘對着蟹殼四周輕輕敲打一圈，再以長柄斧劈開背殼和肚臍，之後拿釬、鑷、叉、錘，或剔或夾或叉或敲，取出金黃油亮的蟹黃或乳白膠粘的蟹膏，取出雪白鮮嫩的蟹肉，一件件工具的輪番使用，一個個功能交替發揮，好像是彈奏一首抑揚頓挫的食蟹曲。當用小湯匙舀進香醋薑末等蘸料，端起蟹殼而吃的時候，那真是一種神仙般的快樂，趣味無窮。有了蟹八件，你可舒舒服服地把一隻大螃蟹吃得乾乾淨淨。

而清代的文人墨客更將品蟹視為人生的至樂。清初有兩位文化名人都是吃蟹名家，一位叫張岱，一位叫李漁。張岱形容吃蟹，「不加鹽醋而五味俱全」、「膏黃膩積，如玉脂珀屑；團結不散，甘腴雖八珍不及。」李漁的形容更玄：「予於飲食之美，無一物不能言之，且無一物不能窮其想像，竭其幽渺而言之。獨河蟹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無論終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於可嗜可甘與不可忘之故，則絕口不能形容之。」《紅樓夢》第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蟹詠」中更有大觀園內食蟹吟詩熱鬧情景的描述。其中寶玉的「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擂薑興欲狂。」黛玉的「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香喜先嘗。螯封嫩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的吟詠，都盡情抒發了啖食螃蟹無窮的樂趣。

時代的腳步走到今天，人們食蟹再難有古人那樣的雅興，只是將它作為一種時令的美味和酒桌上的顯擺而已。不禁讓人有些嗟嘆。

螃蟹上市時節，我赴過不少宴會，幾乎逢宴必蟹。然這蟹卻不敢恭維，不但個頭小，而且母蟹甚少，吃不出蟹的真味，成了桌上的點綴。也難怪，就這種50至80克一隻的小公蟹也要十幾元呢。至於那超過150克一隻的大母蟹沒有100多元是進不了嘴的。一般人家請客用大母蟹是承受不起的。曾出席過一位民營企業家兒子的婚宴，那蟹才是正宗的陽澄湖大閘蟹，且只只都是母蟹，足以顯示這位民營企業家的經濟實力。然啖蟹時卻不能讓人盡興，因酒店不提供吃蟹的專用工具，顧客只能憑手掰嘴咬，這就難以吃盡全蟹，大多客人嫌麻煩都是將蟹殼剝開，將蟹黃一吃了事，那些蟹足就棄之一邊。個別想吃蟹足的又苦於無工具，只能用牙齒咬蟹足，費盡氣力還是不能享受全味。其中還鬧出了一段小笑話。同桌一位嘉賓，可能平時出席蟹宴太少，吃蟹時竟將長在蟹腹部如眉毛狀的兩排軟綿綿的東西吃到嘴裡，旁邊桌友趕緊提醒他吐掉，因為這是蟹腮，與蟹胃、蟹腸、蟹心一樣都是不能吃的，這些部位既髒又無食用價值，甚至還會引發食物中毒。

■金秋，正是吃蟹時。 網上圖片

其實，吃蟹或三五朋友一起，喝酒啖蟹暢敘友誼；或家人團坐，親情濃濃細細品嚐，這樣可吃出蟹的真味真性情。我在家吃蟹比較特別，就是一蟹吃出多花樣。先將大閘蟹用清水流淨，然後斫下它的蟹腳、蟹螯，將「無腳蟹」清蒸。蟹中放些新鮮青毛豆子，通過文火清燉，蟹中鮮味全都溶入青毛豆子中間，燉熟的蟹紅黃閃亮，粒粒青毛豆碧綠相間，看上去不但十分養眼，而且味道極佳。品嚐過後，蟹殼不用丟棄，放入盤中備用。斫下的蟹腳、蟹螯一一用刀柄敲裂，以便入味。裹上乾細澱粉，入油鍋內浸炸至熟。再配上乾辣椒、薑葱、料酒、 醬油、海鮮醬、辣椒油、白糖等佐料略燒片刻。此「辣香炒蟹腳」色澤紅亮，鮮香麻辣，風味獨特。而壓軸蟹菜則是「蟹殼豆腐湯」。品嚐過蟹肉的蟹殼，放入鍋內沸湯，嫩豆腐一方用刀劈成麻將塊下鍋，加精鹽、白糖、薑片，配以紅尖椒、香菜。由於豆腐富含植物蛋白，而蟹殼中含有微量元素，特別含有一種稱為ACOS-6的物質，它具有低毒性免疫激活性質，可抑制癌細胞的增殖和轉移。故稱此湯為「美味保健湯」一點兒也不過分。

俗話說：「智者樂山，仁者樂水」。品蟹重在盡其全味，吃出情趣。一蟹多吃不但經濟實惠，而且很好地體現出螃蟹本身最美好的口感，吃出了滋味，吃出了歡樂，吃出了健康。其實，任何事物都必須發揚光大，改革創新，不要拘泥於一種觀念一種模式，吃蟹如此，其它事物亦同理。

熱點時評

■文：陳科科

賤熊30

當一個男人永遠擁抱住一隻玩具熊，他永遠只會是一個男孩。

一個男孩因為沒有朋友所以許願希望他的啤啤熊會說話。最後得償所願，啤啤熊成了他的最佳損友，同時成了名，但又像太早成名的童星般吸毒沉淪最後變成粗口爛舌嘴賤到天下無人能及的一隻玩具。男孩35歲時因為拍拖4年的女友而放棄熊仔，但熊仔又經常引他去開大麻派對，最終搞到女友出走，自己又嬲了好友（熊仔），兩邊不是人，唯一推進就是女友接受了熊仔搬離，但又常跟男主角瘋癲，很理想很超現實，所以我們看得很開懷，但套路始終是喜劇，所以結局還是大團圓起來。

戲的前設很好笑，你可以想像很多瘋狂的事情發生，但沒有，基本上是一套尋常的行孖咪喜劇，關係甚至有點像《驕陽似我》的 Matt Damon 加 Ben Affleck——其中一幕熊仔說男主角甚麼都推諉到自己身上，掉了女友毫不長進一事無成，都是算上熊仔的頭上，但其實男主角自己本身就是長不大，逃避許多責任（雖然有些責任是社會強加的，例如拍拖一定要結婚，之類）。這段就似 Ben Affleck 在礦場期許 Matt Damon 有天不再跟他去混日子的情節，所謂的兩個好友，其實對方根本就是自己的影子、另一面。

戲中玩的不文情節不計其數，大多都（當然）來自賤熊，例如當「他」邀了四個妓女「到會」，他說要感謝那四個很差勁的父親（讓女兒淪為妓女）；又例如他在工作的超級市場中不停跟同事玩不文遊戲（太十八禁，不便在此言明）反而當紮升職；甚至因為其可愛外表而常乘機抽女粉絲的水，換成一個正常男人，一切就很嘔心，現在，女觀眾還竟然覺得他很Cute！這大概是樣貌歧視……

但觀眾到底有多受落呢？在美國或者大家都爭住笑，因為笑話橫跨了《星球大戰》、《壯志凌雲》、《飛俠哥頓》、《誘心人》以至名人如Norah Jones、與Scarlett Johansson 離婚的Ryan Reynolds 還有《吸血新世紀》狼人 Taylor Lautner（這個好笑）……有些是道地到只有本土人才會理解，所以香港觀眾看時明知是笑位卻未必知道該怎樣笑，都隔了一層，搔不中癢處，難免有點尷尬——這情況在常有洋人出入的中環戲院卻顯而易見，跟早前《The Dictator》玩盡全球獨裁者的笑位不同，《Ted》站在本位上恥笑一切，就像我們的周星馳黃金時代電影一樣，一走出香港就殺傷力減半，所以後來他的電影調節了，我們卻覺得不再好笑，不再回味再三再四再五……

近來本土意識抬頭，早前提過的《低俗喜劇》就是道道地地粗口橫飛的本土戲，轉換成其他語言，就一點都不好笑。有全球熱捧的講座網站TED，將會特約在香港搞一場全球首辦的廣東話TEDxKowloon——就連在廣州的TEDx 都是用普通話進行，之前的TEDxHongKong 更離譜到只得英語及洋人講者（香港人僅得一個）。是時候奪回屬於我們的語言主導及本土想法——以至喜劇。

■《賤熊30》劇照。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手寫板

■文：蘇滄桑

風信子

水仙開了，這之前，我沒正眼看過它幾眼。

只是幾個球莖，只給了它一個盆子，一點水，一點陽光，突然有一天，它就開了，毫無保留地向我仰起一張張香氣四溢的臉——它的全部。

細想，它不只是給我，還給盆子，給水，給陽光，給世界，給造就它的一切。

在我給它澆水時，它沒說甚麼，可是它在心裡一定承諾了：我會開。

在它吸收水和陽光時，它沒說甚麼，但它一定承諾了：我會開。

甚至，在一縷清風偶爾路過時，它沒說甚麼，但也承諾了：我會開。

甚至，某個夜晚，我無意間瞥了它一眼，它可能對我說了：我會開。但我渾然不知。

然後，它真的開了。然後，傾其所有，直到葉子瘋長，直到開出並不漂亮的最後一朵，然後，死去。

彷彿它的一生，就是來踐行諾言的。

在地中海沿岸及小亞細亞一帶，水仙被叫做風信子，也是聖經上說的「山谷的百合」、「荊棘間的百合」，它還被叫做「石匠之花」，紀念一位在西元四世紀違抗皇帝命令拒絕雕刻異教徒畫像而殉職的一位石匠。它代表對信念的固守。還有一個傳說，是光明之神阿波羅愛上了菲亞辛思，卻惹來西風之神蘇菲洛的嫉妒，將他們降為此花。從此，風信子也成為愛人間忠誠守諾的信物。

總之，它固執，守信，就像大地上所有的植物，不不，就像大地上的一切，除了人。

太陽，月亮，潮汐，四季，從不食言。

樹，草，籐，蔓，不會忘記自己對天地許下的諾言，無論多麼貧瘠，只要有一絲生存的機會，就不會浪費一滴水，一點養分，一縷陽光，該何時開花開花，該何時結果結果，為太陽，為雨露，為供養它的泥土。並且，在該死去時死去，絕不背棄無形的自然法則。

動物，比植物聰明一點兒，會爭鬥，耍詭計，但都是小兒科。它們該吃吃，該睡睡，該鬥鬥，該遷徙遷徙，該冬眠冬眠，不說謊，不食言，不背棄最本真的生命諾言。

人呢？

本來，人也是守諾的。後來人覺得自己聰明，忘記了敬畏，越來越膽大妄為、自由放肆，不僅可以吃遍大地上所有的植物、動物，還可以食言！

本來，吐出去的口水是無法收回的，地溝油把它收回了。

本來，蛋糕是用雞蛋和麵粉做的，現在麵粉用來做藥丸了，蛋糕牛奶果凍只好用破皮鞋做了。

本來，橋是用鋼筋水泥做的，現在用豆腐渣做了。

本來，羽絨服是鴨毛做的，棉衣是棉花做的，現在，用用過的衛生巾、醫療垃圾做了。

本來，犯過戰爭罪的戰敗國是應該夾着尾巴做人的，現在居然敢搶別國的地盤了。

本來……

本來已經沒有了，和良心良知一起，被人自己吃掉了。你做點有毒的給我吃，我做點有毒的給你吃，互相吃，以前說的人吃人，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人，是地球上的最高智慧嗎？是統治者嗎？似乎，在人之前，動物植物都已經在了，也許真有一天，人類自己把自己給滅了，但它們依然會在。

秋天來了之後，冬天就已開始待命，有一天，西北風就吹過來了，一如記憶中的寒冷，一點也沒有意外，連來無蹤去無影的風，都不會失信。然後，冬冷到一定時候，雪也會如期而至。

我一個人走在秋風裡，聽到路旁的動物植物們在說：瞧，這是人類，地球史上的一個過客。

■風信子 網上圖片

詩意偶拾

■文：星 池

釣 魚

紅日下的人 偷偷釣魚
在胡言 在亂舞 在覬覦
撈不到半塊鱗片之餘
唯獨購進了愚昧謊語

龍血正翻騰 燃燒各處
沒怠慢 沒躊躇 沒猶豫
凝視根深的歷史巨樹
完整不分割 無懼風雨

短載

■文：緩 緒

定向的河流（十九）

在意大利的村鎮，為了籌備一頓午餐，有時，幾家的主婦會聚在一起動手烹飪，力顯各自那出色的廚藝。先不說那些地道而傳統的主菜，那些甜品及不同風味的調味醬，光只是看了那些不用機器，往往是用擀麵杖逐一逐一擀出來的帕斯特（意粉），看一看那份對廚藝的熱愛與真誠，便已有足夠的理由使意大利餐永負盛名。

不論在哪裡，若有機會遇上意大利人，你不妨向他或她打聽一下甚麼地方的食物最美味？我想那些人一定會異口同聲地告訴你，世上最使他或她留戀，最無與倫比，同時永遠也覺得最吃不夠的莫過於「我媽媽做出來的食物」。這句話常會使人羨慕那永被家人讚頌的母親。同時，可以說，也正是這些母親們不辭辛苦的付出，那力圖完美的廚藝，才拴住了孩兒們的心，使遍佈於世界各地的遊子產生了對故鄉的思戀與懷念，緊緊地維繫了家人間的感情。

聚會過去了，等重新把一切收拾停當後，這些身為母親的婦女雖累得腰酸背痛，卻照樣還是非常開心，總覺得不論花費多少，付出的是一份甚麼樣的勞力，都非常值得。而且那目的亦非常簡單，不過是希望大家都能同樣過上一段快樂的時光。

這種以義為重，不計得失，總希望全身的能量都有機會釋放出來的處世態度，以及那種鼓勵豪放，鄙夷患得患失忸怩作態的一貫作風，自然便很容易使生活在這片國土上的人無論是在歌唱、繪畫、雕塑、時裝、戲劇等等種類的藝術有超越性的發展。

35

又是一天的夜晚，一個幾乎與頭一天完全相同的夜晚。

豐容守在床前看着那倒掛着的輸液瓶，覺得導管裡那剛被調整過的藥液滴落的速度明顯地放緩了。她撳了下裝置在床邊的鈴，很快，便有五六名醫護人員已推着急救用具及時地湧進門來。

一群醫護人員緊張地圍聚在病床前，為病人進行了一陣搶救後，那位責任護士開始時不時地看着自己的手錶，像是完成一件並不怎麼重要的事似地記下了病人辭世的時間。

36

同樣的病房，已是與之前決然不同的氣氛。豐容獨自守着已蒙上了白色被單的父親的身體。這是她提出的要求，要求能再保持原狀，讓父親能繼續在病房裡多留一夜。

花瓶裡被一名年輕的護士換上了一些白色的鮮花。並對這位剛剛喪失親人的人說了不少勸慰的話。

屋子裡靜靜的，只剩下了豐容一人。這是一種奇妙的感覺，就像父親仍有知覺，體內的血液仍在流動，而那帶着生命跡象的脈搏還能再重新跳動起來一樣。

他是她的父親，對於她來說，是一個多麼親切具體，多麼熟悉重要的人啊。雖然她對父親的那份情感依然沒變，但在周圍那些醫務人員的眼裡，卻不容分說地已把這位十幾分鐘前仍在盡力救治的病人看成了一具屍體。這是職業的習慣，顯然，醫務是針對有生命跡象的活人而言的，即使是再高等的醫術，一旦到了這時也不可能再發揮任何作用了。

在這同一時間裡，那些理應由醫生負責的工作結束了，原來定制出的挽救方案也沒有具體的實施必要了。醫生已不會再例行巡房，不必再過問及關心辭世者的狀況，儘管是同一個人。這便是醫務界的冷酷，便是那些從醫人員與普通人的不同之處。

豐容想着這些事，又為父親那既安詳又慈祥的面容拍了相，直到東方露出曙色，慢慢地發白。

這一夜，豐容連眼都沒有閉合一下。她抽泣過，仍照樣去父親耳邊「爸爸，爸爸」地呼喚過。

太陽升起來了。

當那輪白燦燦的秋日又在這間病房的窗前灑下了一地的陽光時，一位三十四五歲，穿着風衣，手裡拿着提包和禮帽的男士，像是趕了夜路，在早晨八點左右時敲了敲病房那扇虛掩着的門，而後便輕輕地走了進來。

豐容正在整理東西。父親的病床已完全空了。

「晨安！」

只聽那人向豐容說。

「我是豐先生剛來這地方畫畫時委託的律師。您可以直呼我艾瑞克。要是沒弄錯的話，您應該就是我此刻要找尋的人了。」

「豐容。」豐容轉過身來應了一聲，同時伸出手來和律師握了握。

「豐小姐，能見到您真是太好了。首先，我想說的是，請別太過傷心了。一年前，我也同樣體驗過喪失親人的滋味。」

「謝謝您，艾瑞克。」

「好吧，讓我們言歸正傳吧。這是我必須在老先生過世的第一時間裡轉交給您的一份文件。」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